

2015年9-10月刊(总第74期)

BOATING CHINA

中 华 宝 艇

Hong Kong, China HK\$120
Singapore \$525 (inc. GST)
Malaysia M\$60
Thailand B600
China RMB120
Philippines P800
Indonesia RP180,000 (inc. GST)
Australia A\$20
New Zealand NZ\$20
Japan ¥1,600
S. Korea W22,000
U.S.A. US\$15
Rest of Asia US\$15
Rest of World EUR€12

ISSN 1009-914X



0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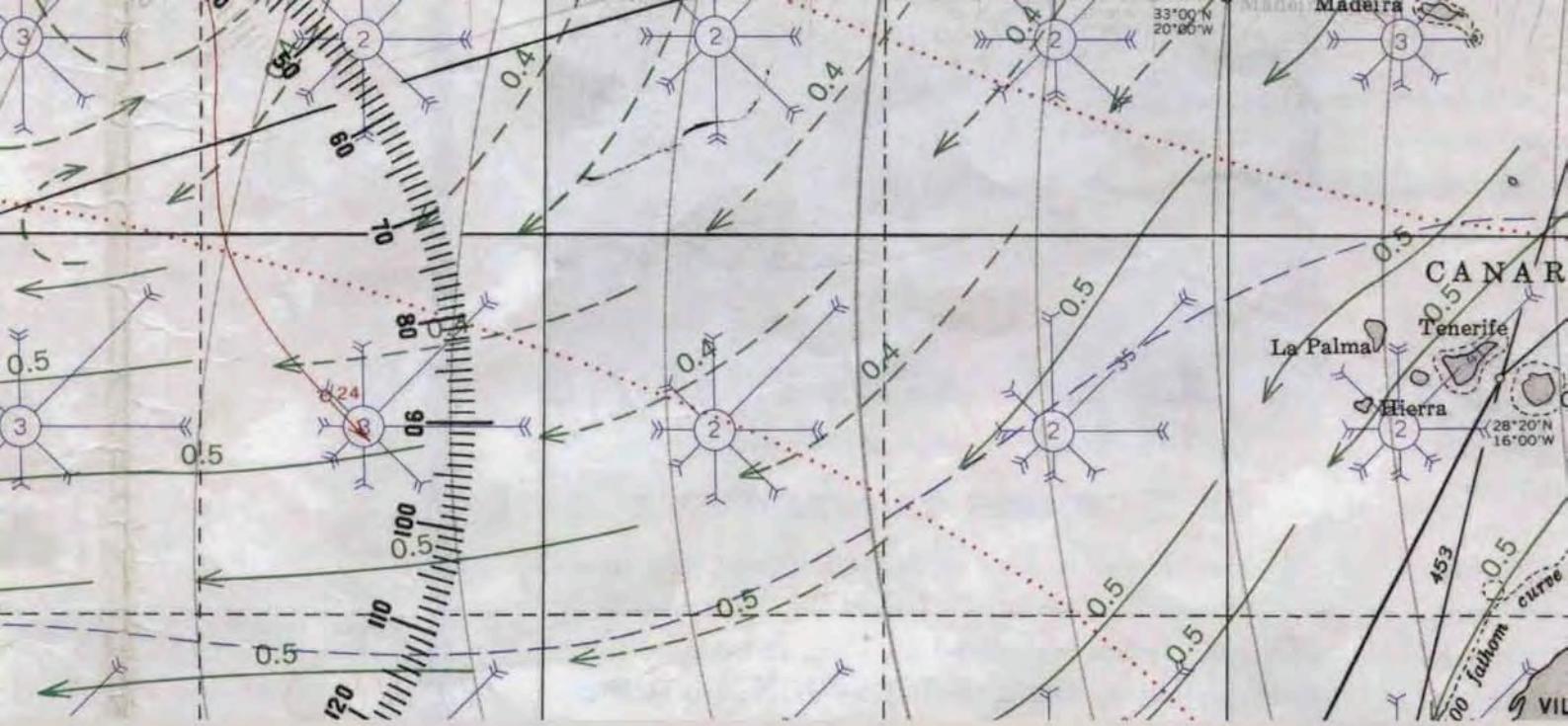
9 771009 914117

CN11-4450/T

定价: 12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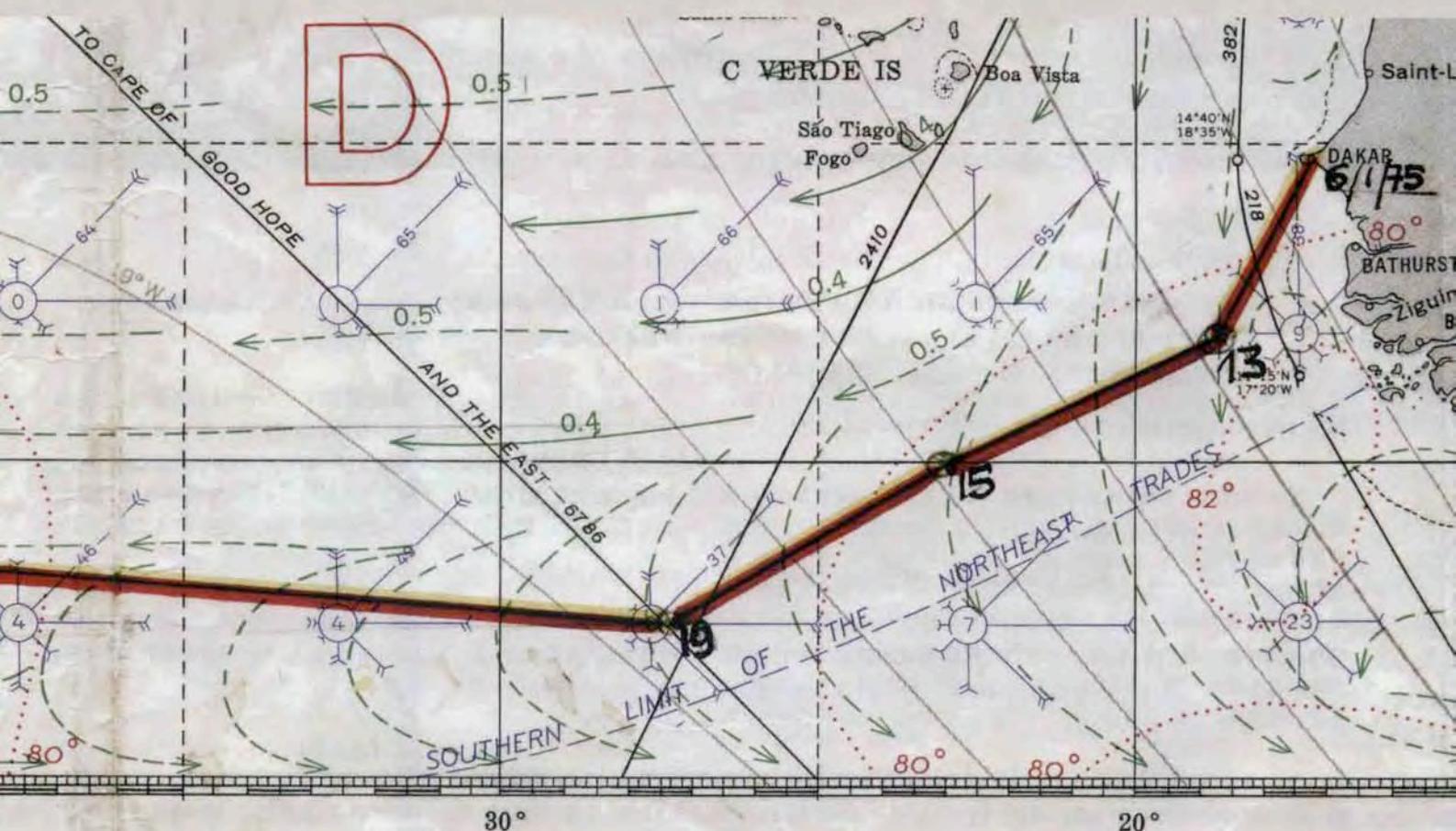
聚焦 ROYAL HUISMAN WISP | PERINI NAVI PERSEUS^3 | BENETTI VICA | PRESTIGE 680
专题 海上“王子复仇记” | 伟大的航行





洋的勇者 ACROSS THE ATLANTIC

文字 Jacek Palkewicz 编译 DZK





今

天是又一天的航行。海洋阴郁的声音和焦灼的阳光成为了我的两个伙伴，一直陪伴着我。有时，会有一群海豚出现，愉快地跳跃，我就可以放松一会儿。他们跳出水面 带来令人愉快的水花，然后蔓延成无边的海浪。然后，一群被金枪鱼追逐的飞鱼吸引了我的视线。打旋的水涡告诉我它们并不是全部都能逃脱的了攻击。

那是1975年一月中旬，我决定乘着一个救生艇独自穿越大西洋。我的计划是为了给失事船只上的人增加信心，证明他们在残酷的自然环境中还有机会生存下来。我在热那亚的一个拆船厂找到了一艘小木船，这是原本是一条商船的救生艇。由于这类船被设计用来只会在近岸使用，所以不是很大，只有5.5米长。木棉纤维作为在防水铜的夹层的填充物，使这条船应该不至于沉没。除了拥有这个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外，它跟先前的救生艇没有什么不同。它的外形一点也不漂亮，船身非常的厚，宽度和长度比例为1:3，这个比例对于在艰难环境下航行是非常必要的。

我与外界没有任何联系，也没有六分仪来辨别方向，只有一个指南针 GPS定位是那时候任何人想都不敢想的。动力和决心激励着我。因为只有少量的水和食物，我必须依赖从大自然里获得东西。我需要钓鱼，收

集雨水以及浮游生物。鱼是非常珍贵的资源，它们不仅能做我的食物，也可以在我咀嚼鱼片的时候给我提供无价的水分。

在我动身去达喀尔之前，我研究了一月大西洋的航海图。它给我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水流、温度、降水、盛行风向和风力、风向不定的天数等等。我知道东北信风的下岸下移几乎已经到达了赤道。全球气候变化会影响到每个海员。根据过去10年的观察数据的基础上，科学家已经证明了预测风力已经不再是4至5级，而是提高到了6至7级。

由于考虑到这个 我觉得使用自动操舵应该会徒劳。我尝试了不同的方法，调整船帆，改变倾斜角，压重船尾，用橡皮绳堵塞舵杆，都没用。我必须一直看着，日日夜夜地看着。

航海日志一直在我的身边，但是我决定关于目的港的记录什么都不写。和许多船厂一样，我们会相信只有船靠岸，缆绳安全地系上船上的羊角，才会开始记录到港的详细记录。我推算了一下我目前的位置，粗略估计一下风力并调整了一下偏离的航线，虽然这肯定会有误差。



作者介绍

加赛克·帕尔基维茨(Jacek Palkiewicz),1942年出生,皇家地理学会成员,探险家,数家欧洲杂志撰稿作家,出版过三十本著作。1996年他发现了世界上最长的河流——亚马逊河的源头,成功地穿越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大沙漠和丛林。他创办了欧洲第一所生存学校,并被改编成了电影。他也曾培训俄国宇航员,并且为欧洲顶级经理人提供团队建设活动。被波兰总统授予黄金十字勋章,被罗马教皇授予荣誉十字勋章。

1975年帕尔基维茨驾驶一条带帆的救生艇,在没有收音机,也没有六分仪的协助下,独自横渡大西洋。

白天,大海尽情展现着颜色的壮观绚丽,从蓝到蔚蓝,从浅绿到翡翠绿。海浪在我身后聚集成峰,右边是珍珠般的碎浪。中午,它们似乎有着数以万计的水花,闪闪发光。日落后,水的颜色变成了墨色,然后变成铅灰色,最后在我身后变成乌黑色。大海的浩瀚让人们心中对其充满了敬畏,夺走了他对时间和空间的概念。

身处在大海发出的有节奏的、低沉的杂音时,我会感到害怕,我听见我背后发出一声巨大的水浪溅起的声音。是一只逆戟鲸在后面从水中跳了出来。有些人称它们为“杀手鲸”。那里是一整群,每只逆戟鲸都有5至8吨重,比我的船还大。它们攻击船来玩,一只逆戟鲸用头撞击船边的时候,就好像有一个水雷在撞击一样,影响力是毁灭性的。我依照一些偶尔很闪亮的星星来航行,把北极星保持在自己的右舷。夜晚是极其寒冷和潮湿的,因为被海水浸泡,我的衣服很不舒服。早晨的洗漱局限在只用一块湿海绵快速的在脸上轻拍几下(只用几滴清水,这就够了)。

阳光灼烧着皮肤,使因为盐灼焦的鼻子、下巴和耳朵更加的刺痛。还好第二天就是多云的天气,少量的阳光穿透铅灰色的天空,但海平面依然雾蒙蒙了无生气,也没有热带的气息。

第一只鲨鱼鳍并不算什么警示,但是当又有好几个梭状的物体长时间出现在我周边的时候,我感到很不安。好像那些危险的动物并不打算放过我。逻辑告诉我,呆在船上是安全的,但是谁知道呢,大概它们打算攻击船身,使船只倾覆,然后再消化掉里面的东西。

我突然在海平线上看到了很明显的一个点,后来这个点变成了一艘船的形状。像其他经过的几只船一样,这只船也没有发现我。这不奇怪,因为在船长或者船员在远洋的时候,打开自动舵然后去做一些别的事情,是一件很正常的状态。之前还有过很多大的商船因为没有发现小船,最后撞上的事件。有一天,突然一些飞鱼跃出水面的时候掉进了我的船里,因此我就大享了一顿“刺身”盛宴那些鱼非常大,大概有30厘米长。这真是幸福的“偶然”。

还有一天,整个大海在剧烈的摇晃,向我展现着大自然的力量,暴雨来了,狂风在绳索间呼啸,大量的水重重地从船体翻过,最后消失在无尽的大海里。海浪淹没了船身,狠狠地摔打着它,而我正用水桶把水一桶一桶地倒出去,果不其然,泵不够用了。那个时候,船里一半都是水。随时有倾覆的危险,而且要扶正它不容易。





无尽的孤独感包围着我。与大自然的盛怒进行残酷的斗争已经使我筋疲力尽。我没有吃东西，也没有睡觉，只是在寒冷和恐惧中瑟瑟发抖。我全身上下都湿透了。坐着使我的臀部感到疼痛，因为那无穷无尽的潮湿使我的臀部生了疔疮。和大自然战斗两天之后，我的脑力以及身体的耐力慢慢在消失。我害怕我会失去信念以及自我保护的本能。我必须克服人类典型的“弱点”，控制恐惧，在生活中掌握无穷的毅力。没有人生来就会忍受苦难，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努力来练习这种能力。或者就像我这样，通过发掘一些尚未用过的潜在心理力量来把它化作一种斗争，现在恐惧已经成为了我旅途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伙伴。那时你会变得坚韧，但是你会发现自己处在边缘，然后是动物本能性的恐惧——这会使你衣服尽湿，贴在你汗湿的背上，口中干渴，喉咙肿痛——而这是难免的。然而，这会督促你，使你有可能生存下来，挖掘出远远超出自己想象的潜力。

我强迫自己坚持超人的努力和决心。我想起来哥伦比亚一个海员20年前独自在木筏上漂流，连着10天没有任何食物和喝的。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在“海难船员的故事”中描述了这件事。在我生命中的有些时候，我深深的记住这个极其不幸的男人，认为他的英雄形象，脑力和超强的生存意志已经帮助解救了很多那些在广阔海洋里遭遇船难的人。

在那不可琢磨的夜晚，恐惧使一切感觉都加倍了。我上了一堂对我

影响深远的谦逊之课。在大自然的慈悲下，我开始向上帝祈祷，甚至大声呼喊救命。在这种关键时候，信念无疑是可以振奋士气的。正如那句西班牙谚语说的一样，“让一个无神论者在暴风雨般的海水中呆一个夜晚，你会得到一个虔诚的信仰者。”

暴风雨结束后的两天，我在海平线上发现一艘船的轮廓。除此之外，它几乎是朝着我的方向驶来的。当我看到古巴的全体船员“南冰洋”准备营救一个幸存者(因为很显然他们就这样发现了我)，但是我却陷入了一种困境。“我真的要这样放弃吗？我会原谅自己做了这个决定吗？”是的？不是？自己挣扎了一会最后我的内心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不！我要继续下去！”

经过了这一场极端的考验，我克服一般人的弱点，开始突破自己的极限。我认为我在船边说的“不”是我一生中最有价值的一课也是最大的成功，因为这艘船本可以为我提供安全温暖的睡铺，干净的食物和回家的保证。在我遇到所有那些困难时刻时，它就会重新回到我身边，以及在我被那种想要放弃或者逃避的想法包围的时候。

在航行的第43天，一条清晰的陆地带出现在浩瀚的大海里。第二天，我踏上了圭亚那的首都乔治敦的沙滩上。这种感觉难以言表。我只知道现在我可以无所限制的喝水，用清水洗澡，在餐桌上吃饭，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不必再取悦海洋。■